

一個英雄的童年時代



代時年童的雄英個一

譯蕪 荒・作夫塞文潘 聯蘇

22

版初月十年九四九一

1——2000

權作著有本譯翻

角二元五價定本基

一 麥秋沙號的失事

中午颳起來的風，到了傍晚，加添了狂颳的威力。那是斜吹過海的一種惡風。行船在大海上的漁人們害怕它，給它取個怪名，叫做「加爾比」。這個名兒什麼時候傳到高加索海岸來的，却是一個祕密。加爾比是一種多變的風，不聲不響地變換方向，颳到海上去。於是你就在狂暴的海面上搜尋漁船和小帆船吧。如果某些可憐的漁舟的破片被打到保加利亞，或者羅馬尼亞海岸上，你可以認為它們是來自蘇維埃高加索的不速之客，加爾比的犧牲品。

那天早晨，漁人的划船隊一早就高高興興地出發了。其中有我的爸爸伊凡賴格諾夫和我的兩個哥哥，馬特維和伊利亞。我羨慕地送着他們，因為我只有八歲，年紀太小，不能跟去，漁船的龍骨在沙礫上和斑斕的卵石上咯吱作響，推進了綠水裏。

剛過十一歲的馬特維上了舊的長舢舨麥秋沙號，十歲的伊利亞跟隨爸爸上了第

二隻船。媽媽曾經怯怯地要求爸爸莫帶孩子們去，可是他拖起他們兩個，把他們帶上船去。他把馬特維交給一個勇敢的保加利亞的青年人尼古拉去照顧，而小伊利亞，光着屁股，滾到他的船高利亞魯德納夫號的後艙裏，這條船擦得乾乾淨淨的，有如一枚新的黃果。

隊長安東司達若柯西向媽媽瞟了一眼。那時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，鬚曲的漂亮的頭髮結成一個髻兒，快樂的黑眼睛和向上斜翹的眉毛。司達若柯西在她的永遠帶笑的眼睛中察覺了一種不安的神色，他蹲下去，抄起一把乾沙，撒到空中。沙粒兒垂直地落了下來。隨後，司達若柯西又濡濕了他的手指，當着風伸了出去。沒有什麼可焦心的——在一個十分平靜的早晨裏船兒被推了出去。空氣中沒有半點加爾比的痕跡。山谷四週的山頭上也沒有一片雲。天有兩個多月沒下雨了。甚至在山中，乾涸的河床底上的漂石上附生的青苔都開始脫落了。司達若柯西發了命令。

漁隊收拾起新的魚網，槍枝——以防萬一碰上了海豚——多餘的漿，新鮮的水，乾魚，羊奶酪和麵包。

麥秋沙號走在前頭。那個保加利亞人尼古拉，頭髮亂蓬蓬的，給太陽晒得一隻黑皮靴似的，站在船艙的舵柄旁邊，向槳手們愉快地喊叫。馬特維躲開媽媽的眼

睛，注視大海。我的妹妹安紐姐，膈肢窩裏夾着她的玩偶，向着開出去的船隻，揮動她的雙手。事情和往常一樣，愉快而又熱鬧。

隨後，早晨的輕鬆快樂的心情讓位給一種驚慌的心情了。我永遠忘不掉那個傍晚，它非常顯明地改變了我們生活的進程。甚至現在，我還好像看見那天的太陽，類似柔軟的，鎔化了的紅球。那整個一團顫動的東西迅速地降下去，接觸了海。從上面抓住了它的那隻有力的手放鬆了，於是太陽落了下去，像一枚銅辨士落到撲滿裏似的……海立時暗澹了，剛才湧向海岸，頂上染了一層紅暈的浪潮，變得黑暗而可怕。安紐姐伴和海濤唱歌的細微的囁聲，也歸於沉寂。

妹妹走到我跟前。風鼓動了她的細辮子，使它們在她的肩頭上蕩來蕩去。從她的驚怖的眼光中和緊閉的嘴唇上，我能猜到她在想着的是什麼。我正把釣繩繞在一根棍上，當心不讓被風吹得亂擺的釣繩上的鈎尖子，鈎住我的妹妹。我把穿在一段繩子上的虎鰕魚遞給了她，繩頭上還拴了一支小棒，免得魚兒溜脫。

「給海盜去，」我說。（註一）

「等等，賽爾蓋，」安紐姐低聲說，出神地瞪着海。

（註一）：海盜是狗的名字。

我也轉過眼來，望着我妹妹正在望着的地方。一羣小孩，女人以及鬍子被風吹得亂蓬蓬的，好像黃楊樹上的一縷一縷的青苔的老頭們，聚集到海灘上，注視着同一個方向。

泡沫飛濺的浪頭，狀如泗水的白羊。它們飛快地湧上來，隨即沉下去，又重新出現在海面上，但永遠達不到海邊。到達海灘上來的，則是帶着一種灰色的大漩渦的激浪。激浪從右到左，捲成一個龐大的漩渦，衝向沿岸。

安紐姐恐懼地瞅着洶湧的波浪，伸出去的手裏小心地提着一串虎鰕魚。那種虎頭的小魚已經不再蠕動了。他們軟軟地垂着，鼓脹的眼睛是遲鈍的。

我們的獵犬也跑到海灘上來了。牠們吃魚，並且是胡狼的死對頭。牠們搖搖尾巴躺下了，把大而有力的前爪和佈滿了漂亮的黑痣的黑長的嘴伸將出去，面對着海。牠們不時望望人們，本能地覺察到人們的驚慌。

這時的海已是一團騷動。它表現了一個萬馬奔騰的大漩流。大石頭砰然有聲地被衝倒在海灘上，泡沫飛濺開去，好像從衝擊着海岸的波浪的大鉋下面，散發出來的鉋屑似的。

媽媽走到海堤前面。在逐漸增加的暮色中，她的形體在枯萎樹叢的背景上，襯

托得清清楚楚。媽媽用手遮着眼睛。我懷疑她那時是否能看見任何東西。除非漁人們點上了他們的燈，也許是點上了吧？媽媽招呼我們。我們走到她跟前，獵犬則踏着牠們的有力的腳爪跟在我們身後。

外表上，媽媽顯得很鎮靜。可是她的眼睛已經不再像往常那樣含笑了，她的嘴唇緊閉在一起。

「姆媽，我們家的人還沒有回來嗎？」我問。

「他們還沒有來到哩，賽爾蓋乖乖，」她鎮靜地回答。

「可是加爾比却來了，姆媽。」

「更好一些。那麼他們可以掛帆了。」

「掛起帆來可好玩呀！」妹妹扳着面孔說。「使風可不壞。」

「你就知道使風，」我責備我的妹妹。

「我不喜歡吃這魚。」

「你喜歡吃什麼呢，寶貝？」媽媽說，把她抱在懷裏。

「冰激淋。」

媽媽撫摸她的頭，她的臉上有了一絲淡淡的笑容。可是我的心裏並不覺得輕鬆。

一些。我們走到下面的碎石路上，順着小道，走向家去，緊挨着年青的尤利加樹，（這些樹是和人們一同出現在這裏的，）沿着阿卜哈新海岸藤蘿交錯，濃密的矮樹叢生的這個地方是無毒大蟻的出沒之所。

尤旱像一次地震，裂開了土地，澗竭了水井和泉源。尤利加樹，種來原為吸收潮濕的低地的水分的，像垂楊一樣，垂頭喪氣地立在那裏。花枯萎了，產不出蜜來，草的托葉上也滲不出甜液來，去餵養缺乏飼料的阿卜哈新的蜜蜂了。

而附近就躺着那無邊無際的海。那裏有多少水啊！無用的苦鹹的水啊！

漁村的住屋散佈在高加索山脈底龐大的拱巖前面的一個小山脊上。這種地形上的艱深的名詞，自然，是我後來在戰爭期間，爲了戰術的目的，在研究從兒時我就熟知的海岸的場合裏學習來的。從小，我們就知道有一條山溝，通到海堤以外的海岸，長滿了野生的濃密的叢林，我們想像那裏面充滿了蛇羣；再遠一點，有一座小山聳峙，山頭上便是漁人們的茅舍，再過去又是一個山凹，山凹後面則是長滿了橡樹，篠樹和榛樹的大山，而更遠一點……更遠一點是未經開發的叢莽，在那裏你能碰見各種野獸，甚至熊和高加索的老虎。從這兒，在秋天的夜裏，傳來貓頭鷹的叫聲，胡狼的嚎叫以及其他的令人心悸的聲音。我們知道，也就在這裏，人們伐木開

林，建設房屋和療養院，鋪路，種植香蕉樹，棕櫚，橄欖和桂樹。

星星隱去了。高高的灰白色的雲柱沉落下來，彷彿着了火，它有如附近的火場發出來的烟浪爬過天空。棕櫚樹的複葉在風中戰慄，香蕉樹的葉子擺動起來像一隻船舶的帆。乾燥的空氣逐漸變得潮濕與陰冷。

夜裏，打過幾聲短短的響雷以後，傾盆的大雨落了下來。天空就是一堆亂雲，天線上的琴山一點都瞧不見。遠處溫泉的電燈閃閃爍爍得彷彿草叢中的螢火虫。

儘管我害怕雷雨，好奇心却抓住了我。我溜下床，躡着腳走上涼台。

天正在下着大雨。這是帶着狂暴的洪水和美妙的水花的黑海亞熱帶的一種暴雨。我覺得大地就像一口白熱的鍋爐，水流倒在上面立刻就蒸發掉了。

雨水從香蕉樹葉上衝下來，如同從噴水管裏噴出來似的。棕櫚低垂着扇形的葉子。湍激的水流閃爍在電光中，有如一些強烈的起沫的酒。

人世間的一切聲響都被壓住了。你既聽不見蟬聲和蚱蜢聲，也聽不見青色夜蠅的營營聲。只有雷聲，閃電和流水聲。

雖然風勢逐漸平息，附近的海却奔騰澎湃。我聽見屋裏有一種蟋蟀的聲音，我溜進門，鑽進毯子下面。我看見媽媽起來，走到涼台上。她在那兒站了許久，在電

光的閃耀下，向海的方向注視着。

我的妹妹的尖銳的叫聲把我吵醒：

「他們回來了，他們回來了！」

一霎那間我就跳下床來。我的妹妹站在涼台上，緊靠着欄干，揮動她的雙手，狂喜地喊叫着：

「他們回來了，他們回來了！」

我看見了海上的漁船，只不過是天邊上的斑點兒。太陽又露面了，一個新的明亮的太陽把山谷浸沉在光流之中。

帶土的雨水從河道裏注入海。從涼台上望去，它顯得褐黃，和海的深藍成一鮮明的對照。河流把那麼多的泥土，沙石和樹木衝入大海，以致它們形成一種新的無名的海岬。

我的靈活的腿，飛也似地，把我帶到海岸上。所有的居民們，老的和少的，都跑了出來迎接漁隊。人們擁擠擠地跑向海灘，唯恐落後。

蘆船是沒有的，因為隨時都會被捲到海裏去。不過漁人們通常都把船繫在一個地方。現在人羣就是朝這個地方集合。人們熟視着發光的海，在那上面可以看見，

由黃色的槳，一槳一槳有規律地推進着的、黑色的尖頭舢舨。有人數了一下說道：「麥秋沙號那裏去了呢？」船逐漸走近了。最左面是高利亞魯德諾夫號，父親就在船上。這邊是司令船西拉柏迪諾戈號，上面坐着頭髮斑白的隊長司達若柯西。接着一艘高邊的划子，它的兩舷好像是由剪子絞出來似的。這就是「甲必丹的女兒」或者大家把它叫做「摩色爾孟卡」的。它是給海防隊長米海伊爾巴拉邦拿獲的，這位盡人皆知的饒勇的隊長在一個令人興奮的夜裏拿獲了它，和五個土耳其水手，阿卡馬巴德的走私者，還有一船私貨絲，襪子和崔比桑德的煙草。巴拉邦把這隻小帆船移交給漁人，隨後不久就調差到克里米亞去了。我們小孩們從沒見過巴拉邦，可是他的名字在我們中間成爲一個浪漫蒂克的字眼。坐在甲必丹的女兒的船梢上的是司坦卡列勒可夫，他身穿一件厚絨外衣，他是一個很年青的小夥子，在精神和意氣上都是保加利亞人尼古拉的勁敵。

尼古拉並沒有隨漁隊回來。他的快船麥秋沙號失蹤了，失蹤的還有我的哥哥馬特維。船兒在上升的太陽照耀之下，一直開到我們的視線裏來了。我甚至能夠看見捕海豚者的子彈袋，司達若柯西的斑白的太陽穴和他的沈思的眼睛，以及爸爸的可親的，有連面鬍子的大臉。挨着爸爸坐的是伊利亞，縮着身體，靠在他的裏在長統

皮靴裏的膝頭上。也許尼古拉走的是一條不同的路吧？也許他已經在什麼地方登岸了，跨開了他的腿，在大笑中露出他的雪白的牙齒，把我們的馬特維摔在沙地上，正和他混鬧哩……尼古拉就常和我們那麼鬧着玩。我們全都歡喜那個愛耍的漂亮的保加利亞人。或者也許尼古拉追趕一羣海豚去了，給暴風雨糾纏住了吧？也許他現在正在追趕漁隊哩？他是一個大胆鬼，是的，那個尼古拉！

同樣的想法別人也想到了。大家都知道漁人們和捕海豚者底航海技術。已經出過海的青年們是這麼推斷的，老人們也是向媽媽這樣解釋的。可是一個母親的心比誰都看得遠些，比起任何別的心來，它有一種更強烈的直感。

媽媽站在人羣稍前一點，動也不動地凝視着逼近的高利亞魯德諾夫號。我擠到媽媽跟前，拉住她的手。她也緊握着我的，我能覺得震動着她的身體的那種戰慄。於是我明白了。馬特維不會回來了。

漁船抵岸。

漁人們跳進水裏，他們的沉重的大皮靴子在沙子裏弄下了許多小窪兒。漿被拋在沙灘上。漿手們握緊又放鬆他們的手，並且把它們浸在水裏。他們的手掌上有血和傷痕。他們的手指甲被扯掉了，骨頭似的老硬皮好像也被磨去了……眼是陷下去

的，四週鑲了黑圈。

這次的歸來並沒有受到通常的興高采烈的歡迎。人羣默立在那裏。隊長也默默的，他手裏拿着他的烟包，在一塊石頭上坐下，漁人們全都默默的。丟在亂石上的海豚的屍體並不使人高興。那些平平的，古怪的，獨眼的比目魚，看去彷彿被剖成兩半似的，亂七八糟地躺在艙底上，像許多壓艙的石片。

司坦卡列勒可夫怒視着隊長，從摩色爾孟卡艙裏拖出一袋浸水的麵包，丟到沙灘上。狗子們走近袋去，對它嗅嗅。司坦卡踢了我們的洛斯克特一脚，那狗一聲不響地縮回身去，坐在爸爸的前面，把牠的黃色的有斑點的腳爪放在他的潮濕的皮靴上。

媽媽放下我的手，走向爸爸。爸爸在她走近時，抬起沈重的腫脹的眼臉。媽媽也以含着希望的眼睛望着他。我想跑到她身邊，把我的臉貼在她的飽經風霜的手上，可是我的伙伴們全站在我的四週。他們以後會為這個打趣我的。所以我便站着不動。

伊利亞用手指在沙上描畫，並不抬起頭來，彷彿在媽媽面前，他也意識到他的責任感，誰都不盤問隊長。麥秋沙號船上的漁人底妻子們圍着爸爸，默默地站了一

圈，她們手按着胸口，好像要壓住那就要從心裏爆發出來的狂喊似的。

而海在早晨的太陽之下放着光彩。我們把那種光彩叫做障眼術。

媽媽抬起她的潮潤的黑眼，那眼裏同時含着乞求和希望，並且說道：

「他們會回來麼，伊凡？」

爸爸掉過眼去。太陽照亮了他的小髭上面的鹽漬，那就好像小小的珍珠粒。我想到一個立在海灘上的銅像，像我在城市中所看見的那樣。那銅像的小髭是用寶石作成的。這種不合時宜的比較突然使我感到慚愧。爸爸繼續坐在那裏，一語不發。隨後突然間一個女人尖叫起來，所有別的女人們也跟着慟哭了。

爸爸起身，踏着沉重的脚步，走向隊長。後者也慢慢地站了起來。他的臉上有
一種驚慌之色。他好像急於要避開爸爸，躲開他那固定不移地凝視着他的冒火的眼
光。躲開那些失去了生活依靠的女人們的哭聲。

爸爸走得離司達若柯西更近了，在他身邊停住，低聲地說了一些什麼話，隨後
突然間用他的沉重的拳頭打了他一記。

我還沒有來得及擠上前去。衝向出事地點的人們却把我推在一旁了。我只能看
見爸爸的拳頭又舉起一次，並且聽見一種聲音，類似打在一個成熟的西瓜上的清脆

的一擊。

我看不見司達若柯西。爸爸的臉氣得變了樣。大顆的淚珠流下他的面頰。我閉上眼睛，尖叫起來。我叫得就好像我的肺部要爆炸似的。媽媽把我抱到她的懷裏，揩去我的眼淚。我覺得她的粗糙的手掌觸在我的臉上。我又一次想把我的嘴唇貼在上面。

因為流淚痛哭而起的羞愧之感使我清醒過來。每個人都朝我望着。我無法向人們解釋我內心的變化——昨天的令人難堪的落日，沖走了哥哥的波浪的漩渦，熱帶的傾盆大雨以及香蕉樹上和棕櫚樹上的猛烈的水流……我無法向他們解釋，看見父親第一次這麼生氣，一臉眼淚是多麼可怕。

司坦卡列勒可夫也許會瞭解我。他交叉着腿倚靠在漁船的船舷上，手臂也隨便地搭在船舷上面，善意地注視着我，好像他是第一次看見我並且在想：「原來你就是那麼一種虫豸呀！」

「賴格諾夫打得對，」列勒可夫說。「若果他不打，我也會好好地揍他一頓的。我們本來能夠救出麥秋沙號的。但是在海上，最後的決定權屬於隊長。可是他，司達若柯西怎麼說的呢？」那個尼古拉，讓他自己再逞一會能吧。也許以後他

會明白遊從隊伍的重要了。」自然，尼古拉是需要教訓一次的，不過當所有的水鬼海怪都在向你耍命的時候，我得說那不是教訓的時候，尼古拉擅自離開隊伍，隊伍應該懲罰他。但是不能把他處死。賴格諾夫打得一點也不錯。他的拳頭就是我的拳頭！尼古拉再不會回來了。我替小馬特維可惜……他長大了會成爲一個很好的漁人的……」

晚上，海濤輕拍着海岸。海嬌媚地躺在腳下，彷彿爲了它的過失懇求慈悲。那一天大家傍着海邊游泳，誰都不游出去。往常的快樂的聲音沒有了。被潮水衝上來，被太陽晒死的躺在海灘的碎石上的水母，在我看來，好像就是尼古拉的小船的遺骸，它已經被海改變了形狀，變成一灘亂七八糟的東西了。